

# 文旅品牌的精妙构建

## ——评汗漫的散文《滁州记》

旁白客

山水在，风物在，魂在，人气自然彭拜。游滁州，不可错过醉翁亭。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曾任滁州知州，写下名篇《醉翁亭记》。汗漫在《中国作家》2022年第2期发表的散文《滁州记》，以欧阳修的行迹和“写者，泻也”为明线，以乌鸦与《小流水》为暗线，明暗呼应，贯通、赓续千年滁州的厚重文化，大开大合，抽丝剥茧，虚实结合，酣畅淋漓，奏出一曲文旅品牌的精妙回响，堪称佳作。

《滁州记》开篇直击现场，“过小桥，让泉水声依旧潺潺。周围山脉依旧峰回路转，蔚然而深秀。”接连两个“依旧”埋下伏笔，“峰回路转”是《醉翁亭记》中的句子和琅琊山的一道关口，看似“信手”，实则有心。接下来，“迈进一道石墙，在苏轼所书《醉翁亭记》残碑前驻足片刻，过一原形小门，终于坐在醉翁亭享用以联结四根立柱的廊椅上。少年时代初读欧阳修《醉翁亭记》，懵懂。终于进入醉翁亭，晚年在望。我是迟缓的人，有可能因迟缓，加深对这一名篇、一个北宋文人、一片滁州山水的认知。”这是第一部分，由现场、历史、感知进行联动，拉开书写大幕。

文脉，滋补旅游业的根系。当今作家，不少以自我为轴心，记游、记名胜、记草多虫鱼，直指象征物，古译今、旅游说明书之类消解山水，反失去灵性。汗漫认为，应“避开自恋，倾力于对所处时代的辨识”。他从《醉翁亭记》中得到启示：“须使山水风物与内心圆融为一，而不相互割裂、彼此缺位，这篇文章，方能美酒般生出无穷醉意，历久弥醇。”并以此引导，腾空自我，书写山水之“性”、时代之“问”，别具一格。

以欧阳修行迹为明线，接引场域名人登场。欧阳修相继写《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让来滁州的曾巩撰《醒心亭记》，醉在山水，醒也在山水。北宋三刻《醉翁亭记》，一出自书法家苏唐卿之手，苏轼则占其二，“埋首于一卷欧文苏字，就是穿州越府喜相逢”。苏轼没来滁州，却有“苏体”刻碑陪伴。过取自《醉翁亭记》的“峰回路转”关口，联想起欧阳修的危言，印证北宋之亡，辛弃疾任职滁州抗金构建这一关口，恰似另一层面的“峰回路转”。以庆历新政的失败，书写欧阳修与范仲淹的家国情怀、

天下忧乐。以唐宋“八大家”为切口，书写欧阳修与韩愈、曾巩、苏轼、苏辙的关联。《醒心亭记》的名字取自韩愈的诗句“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曾巩屡试不中，到滁州拜见欧阳修，欧阳修从滁州返京，改革科举评价制度，曾巩与苏轼中举，先后成为其门生。这种关联，如汗漫所言，像大海赋予上滑雪山以意义，“没有后裔的祖先，没有存在感。没有苏轼、曾巩的欧阳修，将会多几分孤独。”万法归一，“欧阳修记醉翁亭，即记滁州，记北宋中国，记代代士子贯通无碍的道与志。”

嵌入“乌鸦”暗线，文本叙述寓仰望于行走。《醉翁亭记》云“有亭翼然”，亭翼如鸟飞。文中设置喜鹊、苍蝇、麻雀、燕子等飞禽，与乌鸦呼应。任何的翔动，神思移步换形，均有利于文本叙事的展开。作者在第一部分结尾写到：“站在醉翁亭里，我摇了摇双臂，一窥全貌。只见一只喜鹊，站在一旁，挥动双臂，应该很像一只喜鹊。”第二部分开头，与前文形成明显反差：“在汴京，欧阳修被视为一只乌鸦，嘎啦嘎啦哇哇，发出让周遭不愉快的预警声，于是被贬往边缘处。”欧阳修当了喜鹊，宁做乌鸦报警。他在滁州却能与民同乐，作《丰乐亭记》引来“苍蝇的不开心”，又作《憎苍蝇赋》，说苍蝇“如诲人之乱国”。第三部分，涉及曾巩兄弟二人屡试不中，被嘲讽为“燕子”：“有似檐间双飞燕，一双飞去一双来。”作者借欧阳修之口说：“燕语报春惊晓睡——子固定有好文章娱我。”第七部分，以“亭者，停也”为切点，描述历代醉翁亭之维修，延伸到晚年的欧阳修名“六一居士”，作者说“六一亭位于精远处——在草丛中发现一角‘鸟翅’扬起，我好奇，走近，才看出断壁下暗藏的这一亭子，素朴，像隐居参禅的布衣寒士。”彰显要义，“无意于成为时代的乌鸦，也不会成为超越时代的喜鹊。”

嵌入《小流水》暗线，“过门”与教化兼备。曲调，造势场域，利于情节的延展。“不与俗耳论知音”，欧阳修如是说。作者在第一部分予以戏说，“我志忘，摸摸耳朵。”《小流水》是古琴名曲《流水》基础上的改编版。第三部分说“一童子怀抱古琴，远远跟随在后面”，《小流水》曲终，欧阳修叫曾巩作《醒心亭记》，赓续的话题便在腾挪中。第五

部分，描述在醉翁亭前的广场，见一群女孩身着古典长裙跳舞，唱欧阳修的词《玉楼春》。作者说，“在醉翁亭前回响这首词，很合适。也不合适。”埋下伏笔，欧阳修蒙辱外放之罪证，就有对“艳词丽句”的恶意解读，与苏轼沦于乌台诗案，同出一辙。笔锋一转，说“自然而然谓之道。无须作离别之悲声，有小流水、有小流水般的美酒潺缓开怀，就好。”第六部分，说“一曲《小流水》，一壶酒，这是少年苏轼成为欧阳修门生后，每每来访受到的礼遇。”借欧阳修之口感言“惟《小流水》刻骨入髓。琴曲不在多，自适即可。”引出苏轼在黄州，学恩师欧阳修的样子建一亭，“遂有《喜雨亭记》一文，向《醉翁亭记》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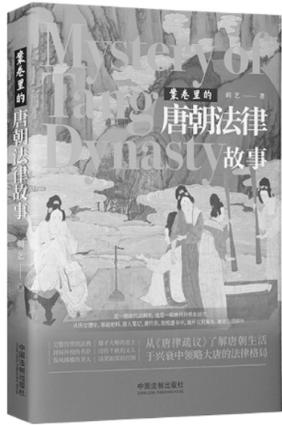
《滁州记》明线、暗线交错，穿插行进，手法娴熟。此仅以抽丝剥茧之法，揭示其对核心元素醉翁亭的布局，一窥全貌。设置悬念，“当然，这已不是近千年前僧人智仙为欧阳修所修的那一亭子，重建于晚清，整修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地理位置未变。欧阳修与友朋欢聚亭中，醉观周遭山色的视角未变。他的立场也就能赓续到我的站立里，仿佛可以跨时代并肩交谈。”铺垫引入周作人对“唐宋八大家”的质疑，说“没读到周作人来访醉翁亭的记录。不喜欢山水，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就坍塌了重要一角。”分别陈述醉翁亭、丰乐亭、醒心亭和天下亭文化，嵌入“峰回路转”的思与行，拾遗“缝合”醉翁亭历年修建的情形。最后说，“现在，‘六一亭’坐望‘醉翁亭’，像老年欧阳修坐望中年欧阳修，有些恍惚。”名“恍惚”，实不“恍惚”。由“六一亭”联想到六一儿童节：“六一居士就是儿童欧阳修？回到山水文章田园诗，类似欢度当代六一儿童节？”格局来自情怀，“独乐乐”不及“众乐乐”也。

置欧阳修一生于截面之滁州，置于醉翁亭与滁州“打造千亭之城”于一体，形成内循环与外循环的要素组合。《滁州记》以“未变”之场域，应“变”之镜象，曲径通幽，勾连承转，诚如所言“有《醉翁亭记》和周遭大好山水作为共同母文，我和他这两个分子，就有了合并为同类项、同道中人的可能”。由古及今，明理如此，使命如此，率真亦然。

# 领略唐朝的法律格局

## ——读《案卷里的唐朝法律故事》

甘武进



“皇帝女唔忧嫁，皇帝女唔忧嫁。陈李张黄司马，位位想变附马。”这是TVB版《醉打金枝》片头曲的歌词，承载了我们很多回忆。《醉打金枝》讲的是唐代宗之女昇平公主与郭子仪之子郭暖间的故事。虽然正史并无郭暖打昇平公主的记录，但我们不妨从此情节看唐朝法律对于家暴的规定。在《案卷里的唐朝法律故事》里，大家可以从中了解唐朝生活，领略唐朝的法律格局。

此书是本体体验的历史法律读物。作者揭开尘封案卷，捕捉生活碎片，通过讲述唐朝著名的法律案件，褚遂良买房案、高昌交通肇事案、章怀太子案、懿德太子案、永泰公主案、来俊臣诬陷谋反案、李白流放夜郎案、醉打金枝案、武元衡被刺案、元和逆案、鱼玄机杀婢案等案件，以轻松的笔调，结合历史和法律方面的研究成果，展现唐代生活的细节，全景再现盛世大唐与今不同的法律规定、政治制度、社会生活。

在唐代法律中，以“出嫁从夫”“妻卑夫尊”为原则，处理家庭和夫妻间的纠纷。《唐律疏议》卷第二十二斗讼第326条“滕妾殴置夫”规定：“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须夫告，乃坐）死者，斩……过失杀伤者，各减二等。”昇平公主是否被打我们无从得知，但从以上规定看，唐代男女不平等成为一种法律制度被确定下来，女性在婚姻生活中遭受家庭暴力时所能寻求的法律保护相较于男性来说十分有限。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此诗出自唐代女冠诗人鱼玄机。她因答

杀自己的侍婢绿翘被京兆尹温璋处死。在唐代，奴婢作为物依附于良人（指士、农、工、商四类人），在一些犯罪中奴婢以客体的身份出现，侵犯了他们，行为人会受到惩处，可以说奴婢的法律地位极其卑贱。书中推测绿翘与鱼玄机身份同为良人，她故意杀死绿翘，应当是被温璋以“非因争斗，无事而杀”良人而被判“故杀”，处斩刑了。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此诗中透露的喜悦即使相隔一千多年，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时，李白流放夜郎，忽然接到赦免通知，自然欣喜万分。在“安史之乱”中，李白曾在永王李璣幕僚府中待了两个月。李璣受命到后，因他叛逆罪，被捕入狱。按《唐律疏议》卷第一名例律第6条“十恶”中的“谋反”规定，当诛。好在郭子仪施以援手，才改为流放夜郎。

提起褚遂良，我们可能会想到《雁塔圣教序》、初唐四大家，可能会想到他是唐太宗临终托孤的顾命大臣，还可能想到他反对废王皇后、玄武门则天为后。但我们可能不知他曾因强买别人房子被弹劾，并被贬官出京，做了同州刺史。按《唐律疏议》卷第十一职制第142条规定：最低笞五十，最高处以绞刑。褚遂良属从轻版处。不过，此案房案看似一场交易失公平的经济案件，但其背后却蕴含着政治权力的角力。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天马度春风”，李白鲜衣怒马、豪气干云的形象跃然纸上，但诗中描绘的金樽、金巨罗这些酒器并不是有钱就可以用的，唐代律令中对这些器物的使用有很严格的规定。贞观十年，彭王李元则“坐章服着潜免官”，因衣服逾制被免除遂州都督。开元二十一年，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依恃恩宠，所在贪冒，第宅舆马，僭拟过纵”，宅舍、器物逾制被贬官。

唐代既立法制，又重伦理，这一精神对宋、元、明、清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各朝仍是以礼为纲，礼刑相辅，法律和伦理密切结合。唐律的发展和《唐律疏议》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标志着中华法系的最终形成，使中国古代法律的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其优秀的法律理念穿越时空，仍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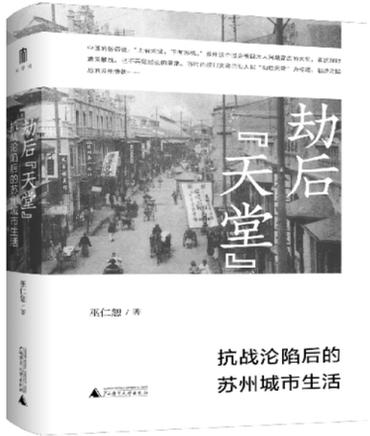
# 抗战沦陷后城市社会的“另一面向”

## ——《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

李 钊

1937年11月19日，侵华日军占领了苏州，并实施了一系列暴行，原本富庶繁华的经济重镇苏州面目全非，经济凋敝、农业衰退、城市建设破坏严重，原本拥有36万人的苏州在沦陷后，散兵游勇、留守人民或惨遭屠杀、或背离逃亡，城市居民锐减至2万人，一时之间，苏州从“天堂”沦为“地狱”。可在战争阴霾下，沦陷后的苏州城里以茶馆、菜馆、旅馆和烟馆为代表的休闲业愈发兴盛，畸形的“繁荣”背后隐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隐情？当时沦陷区的百姓如何渡过那八年？而伪政权又是如何统治沦陷区的？带着这些疑问，我翻开了巫仁恕的《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一书，从沦陷区百姓的生活体验角度，揭示不同面向下的中国抗战历史。

沦陷区研究是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关于沦陷区问题研究涉及日本殖民统治、伪政权的成立、汉奸集团及其重要人物，以及沦陷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民众抗争等，所研究的地区多为伪满洲国、上海等，而缺少从众衣食住行等底层角度来研究沦陷区问题的成果。巫仁恕将目光聚焦于沦陷后的苏州的“四馆”，通过查阅苏州商会、市政、警政等历史档案，以及文人游记、亲历者口述等材料，对比比苏州沦陷前后社会结构、经济构成、社会现象和群体活动的变化，挖掘沦陷区城市社会生活的历史真相，一窥潜藏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抗敌”主题之下的“另一面向”。



前两章，作者介绍了沦陷前和沦陷初期苏州“四馆业”的演变过程与相应的时代背景。在经历了沦陷初期慌乱无序后，汪伪政府和日本占领军为稳定后方，采取措施逐步恢复苏州的社会秩序。作为伪政权江苏省的省会，大批伪政府新贵、上海寓公、商人等有力消费者涌入苏州城内，为当地的休闲业披上一张“畸形繁荣”的华丽外表：酒茶馆菜馆挤满座上客、烟馆满是瘾君子、高挂“客满牌”的旅

社，物价虽然飞涨，却依然是高朋满座。而撕开这层表皮，见到的却是“人间地狱”般的另一番景象：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贫寒之家日维艰、乞丐病死街头、为生活而卖身的妇女等等凄惨景象，充分呈现出当地贫富两极化的现象。

书中的第三至第六章，分别以茶馆、菜馆、烟馆、饭馆等具体行业在沦陷时期“畸形繁荣”的现象进行深入分析，解读沦陷区民众的社会集体心态和伪政权对沦陷区的统治方式。在对茶馆业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苏州人热衷于初入茶馆反映的是“在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感的情况下之下，找寻走出苦闷的出口”，茶馆内暴力事件比战前来得更为频繁反映的是城市社会的不安与骚动；饭馆业的发展在沦陷后超越战前，可在发展中需要面对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等难题，以及伪政权不断增加的苛捐杂税和贪污腐败等；旅馆业虽然受劳资纠纷、苛捐杂税、通货膨胀等影响，依旧获利颇丰，可在抗战末期汪伪政权实施更严格的管制和限电政策下，逃不掉衰退的命运。而烟馆的盛行，离不开日本人和伪政权将之合法化的推动，从社会上层蔓延至社会下层，“除了上瘾之外，其实也是一种战时逃避现实的心理所致”。

回到历史场景下的思考才有意义。当我们从抗战沦陷区城市社会生活的“另一面向”切入，可以在正确整理那场残酷战争的历史遗产的道路上，更为深刻透析战争阴霾与畸形繁荣交织下的城市生活真相，认知二战时期中国战场的历史经验和重要意义。

# 三言两语说招魂

## ——读《楚辞·招魂》

胡占昆

时再次遭谗言，被流放南方，踏上不归路。屈原目睹楚国衰落，内外交困，对外战争屡屡失利，城池一座座失去，疆土大片大片沦陷，连年饥荒，生灵涂炭，“心烦意乱，不知所措”，就去见太卜（卜筮官之长），表示自己反对的和想奉行的，请求卜筮解答。做为太卜本应托筮直言，孰料竟收起卜具，推辞说：“不可卜，你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做吧”。某日，屈原在河边遇到渔父（打渔老人），悴，形容枯槁，渔父便问：“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屈原答道：“举世浑浊渔父见屈原面色憔悴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因此被放逐了。”渔父说：“你何不同世人搅浑水扬汤浊波？你何不与众人随波逐流酣醉？何故想得那么清高，以致被流放？”屈原说：“听讲刚洗过头的人必弹弹帽子，刚洗过澡的人必抖抖衣服，不让洁净的身子沾上脏东西。我宁肯投入江水，葬身鱼腹，也不能使清白蒙上世俗灰尘。”渔父听了微微一笑，转身摇桨而去，不再和屈原说话。屈原遭到太卜冷遇，被渔父冷笑，心情更为忧伤。

鉴于此，屈原反复深思，寻找原因，恍然意识到：国君昏庸，国势衰落，世风日下，正气消失，人心麻木，爱憎不明，这表明国民丢掉了特有的精神（国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了国魂，那是最危险可怕的了。于是屈原奋笔写《招魂》，饱含激情写祖国光辉的历史，写祖国的锦绣山河，写祖国的灿烂文化，写祖国的“甘食”、“美服”和“乐俗”，欲激发国民的正义感、爱国情；并恳切地告诫“游魂”：东方不可寄托，那里人长于仞，专门搜杀人的灵魂，十个太阳，轮流射出，熔金化石；南方不可停留，那里人雕额涂黑牙，用人肉祭祀，把骨头捣成酱泥，毒蛇积聚，大狐千里，虬龙九头，吞食人养其心；西方多灾害，流沙千里，赤蚁如大象，黑蜂像葫芦，五谷不生，人食草为生，求水不得，脏土如人；北方不可以停留，那里冰山高峻，风雪千里；天上不可以上，那里虎豹把守九天关口，专咬下界人，豹狼竖眼怒目，来去有声，把人倒挂取乐，然后将其扔进深渊，幽都（地下府城）不可下，鬼神土伯身九曲，其角锋利，鬣骨高鼓，两手滴水，虎头三眼，身若野牛，迫人快速，都喜吃人。屈原在《招魂》中不下十四遍招唤“魂兮归来”。最后点题：“日极千里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极目千里，山河破碎多伤心啊，魂兮归来，哀怜可爱的祖国吧。

纵观《楚辞》，可见屈原作《招魂》，既不是招死在秦国的楚怀王的亡魂，也不是自招魂，而是招唤国民丢掉的特有精神，神圣的国魂。病树前头无主至，残楚奄奄气数尽。屈原完全失望了，于是投汨罗江慨然逝去，伟人毛泽东《屈原》诗写道：“屈子当年赋离骚，手中握有杀人刀（战斗的笔）；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何等壮烈啊！屈原远去了。他的名著仍在，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同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目中，影响着后人，为正义为真理为人民为祖国为民族而斗争而献身。

# “八公山”文艺评论

## （第七季）征文

一年一度端午节，家家户户包粽子，人们划龙舟，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节日和习俗。今年农历五月初五是屈原辞世2300周年祭日。现就《招魂》一诗破题写点浅识，追思屈子。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人。楚怀王时曾任朝廷佐徒、三闾大夫，忠君爱国，德才出众，深孚众望，不幸遭谗毁，被放逐。在流放期间，屈原写了数十篇悲愤诗文，后人集为《楚辞》，《招魂》是其中的一篇。这首诗，1908年始编，1976年修订的《辞源》认为是宋玉所做。但是，西汉太史令司马迁《史记·屈原传》有言：“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这说明《招魂》属于屈原作品。作为权威史学家司马迁，其言是有依据的，是可靠的。那么，屈原作《招魂》为谁招魂？招什么魂呢？楚国历史长达600多年，其中曾有发达强盛的辉煌时期。楚庄王时任用忠良贤臣辅佐治国，使楚国一跃成为各诸侯国的霸主。到了楚怀王时，近小人、远君子，政治腐败，国家式微，奸佞权臣靳尚等人，嫉贤妒贤，挑拨离间，谗言屈原狂妄自大，目无朝廷和君王，楚怀王盲目听信，一怒将屈原放逐，到楚顷襄王

# 可是母亲已经不在

## ——读《我与地坛》

仇士鹏

“可是母亲已经不在。”这是《我与地坛》中最让我泪流满面的句子。人间美好而精彩，春花秋月、夏蝉冬雪，四季反复地吟诵岁月清欢……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一切浪漫从此都露着一抹黯然。

而我该用多么艰难而倔强的努力才能让思念的声带发出“可是”这个词？最早读《我与地坛》时，我还在读高中，彼时距母亲去世才两年。

在我最浑浑噩噩的时候，命运毫不留情地撕开了我的稚嫩，让十五岁的眼睛不得不对视死亡的残忍以及那深邃的黑暗后的绝望。缺席的母亲是一朵过早凋谢的花，是青春额头上永远无法淡化的伤疤。

书中写道：“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注定无结果的回望与怀想，像一滴露珠，在人发呆的时候悄悄凝结，直到心脏承受不住了，轻轻一绷，把泪腺扯动的同时露珠也悄然弹走。它是那样的晶莹，不属于白天和黑夜，它只属于傍晚，属于暮色，属于一根被剪断的脐带。

如今，我早已成年，可还是想不通——就和史铁生一样，“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莫非她来这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她的一点点快乐？”能给出回答的人无法给出答案，没法回答的人只能用一生的神伤去熬出一分慰藉。

母亲只参与了我人生的开场，只承受了以我为主角的痛苦，却没有见证我的成年，没有见证我的婚礼，没有享受到苦尽甘来的时刻。我固然是不幸的，而这份不幸，在她那儿又何尝不是木木三分，甚至力透纸背？

“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在树林里吹过。”母亲从没想过离开，但是上帝舍不得他虔诚的信徒继续在人间受苦了，担心她回天无力，也可能是见母亲的修行已经圆满，便让她踩着止不住旋转的落花回到天堂。合欢树还会开花，只是人已经不敢看了，可又忍不住地想去看。在母亲最常坐着晒太阳的院子前，树欲静而风不止，流云在天宇匆匆地奔流。

最深的痛，是梦中水滴石穿出的一个小坑。“我一直有着一个凄苦的梦……在梦中，我绝望地哭喊，心里想着：‘我理解你的失望，我理解你的离开，但你总捎个信儿来呀，你不知道我们会牵挂你，不知道我们是多么想念你吗？’但就连这样的话也无从说给她，只知道她在很远的地方，并不知道她在哪儿。这个梦一再地走进我的黑夜，驱之不去……”

死亡，意味着在空间、时间与命运中，都不再有机会相见。很多时候，其实只是想再看一眼，不奢求对话，甚至不奢望一声耳熟的“孩子”，只要一次对视就够了。但生命，只给人珍惜的机会，从不给人后悔的余地。

如今的我们有多少坚强，就有多少委屈，只是再无人能懂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发不出声音的哽咽，也再无人能为他拍打着后背，抹去泪水。它们只能化为坚硬的石头，为生命筑起黝黑的城墙，在一些失眠的夜里轰然坍塌，然后重建，直到一株合欢树不再拥有开花的气力。

现在的我，只有在文字里才能看见母亲温柔的凝望，听见那声炊烟里拉长的呼唤。它们拉着童年的绳索，淌过光阴的长河，在字里行间一步步向我走来。

“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有过母亲脚印的地方也都有我一层层的思念。除了文字，再大的雪、再繁茂的草也无法将它们填满。